

妄起於想像 陷沒諸凡夫

如彼幻師所說之事真實無異。時諸比丘聞其說已皆得見諦。是故當知諸法如幻。能知是者。則便能斷諸行之源。

(三〇)復次施戒及論其事淺近。善根熟者能樂深法。我昔曾聞。有阿育王初得信心數請眾僧。入宮供養日日聽法。施張帳幕遮諸婦女而使聽法。時說法比丘以諸婦女多著世樂。但為讚歎施戒之法。有一妓女宿根淳熟。不避王法分受其罪。即便撥幕到比丘所。白比丘言。佛所說者唯有施戒更有餘耶。比丘答言。姊妹。我意不謂乃有如是利根之人。故作此說。若欲聽者當更為汝說諸深法。告女人言。佛說一切世間所未聞法。所謂四諦。即為女人分別說之。女人聞已得須陀洹道。爾時女人作如是言。雖違王法得大義利。即說偈言

聞說四真諦 法眼淨無垢

以此危脆命 貿佛法堅命

假設於人王 今來害我者

我以得慧命 終無悔恨心

時諸宮人見此妓女干冒王法。心懷戰懼恐同其罪。時此妓女見是事已。手自執刀到於王前。

五體投地伏罪請死。復說渴言

王制極嚴峻 無敢違犯者

我為聽法故 冒犯分受死

我今渴於法 冒突至僧所

如春熱渴牛 求水不避杖

突入清流中 飲足乃還歸

大王應當知 佛法難聞值

譬如優曇花 難可得值遇

三界大真濟 所說諸妙法

我得聞斯說 云何不欣樂

其所說法者	乃實是燈炬
滅結大鼓聲	天人之橋津
又聞解脫鈴	歡喜娛樂音
菩薩於昔日	苦行勤求法
投巖及割肉	以求無上道
既得為人說	甚難可值遇
我得值斯法	云何不聽受
此身如聚沫	芭蕉及泡焰
四大蛇纏擾	今斯法施會
難可得聞值	何惜鄙穢身
而當不聽法	而此危幻身
雖復能進止	顧視諸威儀
來去及坐臥	看示及語言
實非是眾生	而作眾生想
種種諸威儀	一切皆如幻
不久當散毀	捨棄於塚間

屍骸同木石	烏鳥所殘食
雨漬令腐敗	猶泥人毀壞
爾時彼王聞斯偈已而告之言。汝能至意聽如是法。今證何事。妓女即說偈言	
今不覆藏時	我宜當實說
已證須陀洹	應發歡喜心
至心而善聽	我今自見法
終不隨他信	心無有疑網
已閉三惡趣	生死作邊際
我已離有獄	於六十二見
牢縛今已解	不久當遠離
趣向甘露城	十力坊所道
陰界及諸入	我悉如是見
觀身如蛇筐	陰如拔刀賊
欲如怨詐親	諸根如空聚
六塵破村賊	陷下之愛河

已悟如斯事 求彼安隱處

王聞是已於佛法中倍生敬心。而作是言。嗚呼佛法。大力世尊厭生死道。嗚呼佛法。有信向者皆得解脫。何以知之。女人淺智尚能解悟。過六師故。我今向阿耨多羅調御丈夫坊處生歸依心。南無救一切眾生大悲者開甘露法。男女長幼等同修行。即說偈言

若謂女人解 名為淺近者
諸餘深智人 敬尚方能悟
如是甚深義 為智所敬者
乃是牟尼尊 最勝正導說
所說之妙法 聞者極欣樂
專念而攝心 能令不放逸
所說不為論 亦不為摧滅
外道諸語論 一切自破壞
不曾自稱譽 名聞遍世間

雖說實功德 不名自稱譽
威德雖熾盛 湛然具寂滅
既具一切智 不恃而自高
所作雖勇健 而復善調順
解脫諸矜高 然復不鄙劣
說法久流布 無能譏呵者
無害者所說 種種多差別
然諸一切人 無能說其過
言說雖豐廣 無有厭患者
所說雖同俗 而理出世間
善逝之所說 文字世流布
然常未曾有 化度恒新異
如是妙言論 無不合掌禮
誰不讚世尊 善論大師子
譬如春夏時 陰晴皆益物
佛語亦如是 多種利眾生

能去眾人疑	對治善宣釋
能令離三有	顯示安隱處
亦能令眾生	或喜或驚怖
亦能令稱適	亦能使悲感
亦能得利悅	滅結所說法
真實是神變	應說者必說
不惜人情意	所說雖剛麤
然不違法相	最勝智慧者
如似大海水	初中及邊際
等同於一味	佛法亦如是
初中後皆善	聽之悉清淨
明智聽彼語	勇捍意滿足
聽聞此語已	不樂外典籍
言辭悉具足	才辯甚美妙
亦不自矜高	所說不怯弱
一切中最勝	顯著義具足

實是一切智	外道體義少
以智莊嚴辭	言辭極美妙
然無有義味	諂偽邪媚說
世間大愚闇	執汝之法炬
入於真諦處	如入己舍宅
善逝諸弟子	我能得擁護
諸大弟子等	善調伏諸根
彼所說弟子	我今言深信
於諸大眾前	稱宣說是語
從今日已去	聽諸釋子等
經常入我宮	從今日體信
沙門釋子等	自恣聽入宮
能以甘露法	滿足女人心
女心既寂靜	趣於解脫處
是故常應聽	甚深四諦義

大莊嚴論經卷第五